

谁在守护野生东北虎

在珲春,每个人都是东北虎的“朋友”。

珲春是中国的“东北虎之乡”,也是全中国东北虎数量最多、分布最集中的地方。

2013年,为了整合生态资源、理顺管理体制,从而更好地实现生态保护,我国首次提出了“建立国家公园体制”。2015年,国家公园体制开始试点,“东北虎豹国家公园”体制试点选址于吉林、黑龙江两省交界的区域,其中包括了吉林珲春。

2018年,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;2021年,“东北虎豹国家公园”正式设立,成为中国首批国家公园,由专人负责野生东北虎和其他野生动物进行观测和“追踪”,并记录相关数据。

珲春市林业局巡护队队长李冬伟,是在此工作最久的巡护员,也是巡护队的“大哥”。他介绍说,队员们最主要的日常工作,就是在老虎最有可能出没的地方布点红外相机,记录它们的种群状况、活动轨迹和生存条件。

给红外相机选点,曾是一个难题。李冬伟说,刚开始观测工作时,全站的红外相机只有10个,他们要“像买菜那样精打细算地布点,把相机放到东北虎最常出没的地方”,“有时候好不容易(把相机)选好放那了,又觉得下一个点更好。”他们还要小心翼翼地巡查和维护,避免本就稀缺的设备因故损坏,“雪上加霜”。

就是依靠着这些相机,李冬伟第一次看到了野生东北虎的身影——那时,由于上世纪初过度开发等历史原因,野生东北虎数量比现在更少,而且活动地点都在人类很难进入的深山、林海中。李冬伟记得,看到东北虎踪迹的时候,“整个(巡护)站都沸腾了,在那一顿喊,一顿报告。”由此,他们记录下东北虎的种群情况、生存现状,成为日后科研和保护工作的珍贵一线资料。

队员刘国庆说,除了布点和维护红外相机,巡护员们的定期上山,也是观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——红外相机只能记录定点数据,而且如果布点不合适,很可能几千张照片都是无意义的;而人为的观测,除了可以找到最适合放置相机的点位,还能观测到其他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。

“生态环境是层层相扣的系统。”刘国庆介绍,东北虎的主要食物来源是野猪、马鹿等,因此这些动物的生存,也与东北虎息息相关;再往下,野猪吃飞禽走兽,马鹿要吃特定的乔木和灌木,还要有不被打扰的空间用作群居……“最开始的时候,知道要保护东北虎,但却不知道怎么保护。”在实践中摸索,巡护队员们才像了解一个朋友那样,知道了东北虎缺少什么、需要什么。

在这个过程中,巡护员们没少吃苦。李冬伟说,来到山里这几年,他们经历过夜晚巡山“失联”的恐惧,也收获成功找到老虎爪印的欣喜。巡护队员杨钊说,最后怕的一次,是他在山里“面对面”



揭秘“东北虎豹国家公园”： 国家生态保护的一线

东北虎是体重最大的猫科动物,也是“丛林之王”。它们喜好住在远离人类、地势平缓、冬季积雪较浅的松林里,由于北方森林食物匮乏,东北虎通常需要走很远的路进行捕猎,活动范围达到近千平方公里。

在中国,东北虎栖息的地方,正在建成一座“东北虎豹国家公园”:这里没有人造喷泉、健身步道与儿童乐园,却是野生动物的“乐土”。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,让更多主体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。一度濒危的野生东北虎,在销声匿迹中“苏醒”了,写下了与人类新的故事。



如今的巡护员们已经有了可以实时传输的智能设备



巡护队员在野外发现老虎痕迹

遇见了黑熊——那是一只未成年的小熊,本来懒散地躺在树上,忽然“啪嗒”一声,树枝被压断了,黑熊狼狈地摔倒在地,“满脸呆萌”。杨钊刚好打开了手机录像,录下了这可爱的一幕,但跌落在地的黑熊同时也发现了他们。他和同事慢慢后退,撤出了黑熊的视线范围,回到站内才觉得后怕:“那么近的距离,一旦攻击我俩,根本没有反应时间。”

靠着队员们一步步地巡山,一个个地清理猎套,一家家地下村宣讲……珲春的野生东北虎数量,终于又有些往日的“繁盛”了:当地老人们传说,这里的东北虎,曾经达到过“众山皆有之”的盛况,人与老虎“亦敌亦友”地生存着。但在上世纪,由于滥砍滥伐和偷猎等原因,东北虎种群数量曾急剧下降,甚至达到濒危。

新世纪以来,野生东北虎的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,法律的出台、保护环境观念的转变,给了东北虎“复兴”的机遇:从首次设立巡护队,开展东北虎观测和保护工作,再到2021年,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建立,当地的资源再一次得到整合,东北虎保护成为了珲春“每个人的事”:下村宣讲的,不再只有巡护队员,还有爱好东北虎的市民;当地乡村利用电商、直播等技术,转变

着传统发展模式;老猎户们转变了观念,开始意识到“打兔子、打野鹿也可能影响到老虎”……

而这,也是国家公园体制建立的初衷:让生态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,把生态保护、动物保护,变成“所有人”的事。

“人人爱虎”是如何实现的

这几年,除了巡护和观测,李冬伟等人有了更多需要“忙活”的事情:下村宣讲,教村民看到东北虎应该如何应对;定期巡逻,检查是否存在偷猎者;在东北虎分布集中的地区,拆掉过去猎兔、猎孢子的陷阱,避免东北虎意外掉落……

李冬伟说,除了直接的偷猎,野生虎豹的生存威胁,还来自于传统的乡村发展模式:上世纪初到1990年代的大规模偷猎,是当地野生虎豹急速减少的重要原因;此外,猎户布置给野兔、野鹿等的传统猎套,也可能成为老虎的“致命陷阱”,减少食物来源,或直接威胁生存。

另一个原因,来自当地人的收入模式:珲春的耕地资源并不丰富,村民们习惯于“靠山吃山”,依靠采药、打猎等获得收入。

而东北虎,是一种“领地型动物”,它们不主动攻击人类,也会

习惯性避开人类活动的地带。当“领地”被打破,它们就会往更险峻、食物更匮乏的山林里“回撤”。村民频繁进山,就意味着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的缩小。

为了让当地村民也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中来,刘国庆等人常常进村宣讲,教村民们遇到东北虎如何应对,“让他们(村民们)知道,环境好了,我们也会跟着好起来”。

而最根本的,是为村民们“开源”,让当地乡村转变发展模式,摆脱落后的产业,振兴绿色经济。

独木不成林。珲春的生态保护工作不能只依靠这六七个人的巡护队。2022年底,国家林草局、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《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》,重点工作之一,就是要统筹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,明确生产生活边界,制定社区帮扶政策,完善社区参与机制,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效途径。

这也意味着,对生态破坏过大的产能要淘汰,新兴产业要扶持,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要保障。这种统筹兼顾,需要政策推动,也需要企业协同,更需要当地人既有合理避虎、护虎、爱虎的意识,又有相关的知识储备,把原始山林“还给东北虎”。

商业助力生态守护

东北虎豹国家公园,不是唯一一个“国家公园”。

“国家公园”打破了省、市等行政属地规划,而是按照自然规律,为生态保护划定边界,推动跨地区协作;而在国家公园内部,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层级最高、保护强度最大、保护目标综合性最强,理顺管理体制、统筹经济及生态发展,成为其中要义。

全国人大代表阎志提出,国家公园最关键的是“公益性”:这是一个共建、共治、共享的体系,当地的社区,是国家公园建设最直接、最主要的受益主体。

想要做到这一点,需要提升以社区为基础的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供给,充分发挥公益组织、行业协会等机构专业技能,探索推进国家公园品牌等乡村产业标准化体系建设。

此外,商业力量也尽己所能,支持国家公园落地与发展,充分发挥“绿色金融”的有生力量。在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指导、在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和商道纵横专业支持下,陆金所控股设立了“平安守护者行动-国家公园”项目,从物资支持、自然教育、乡村发展赋能等方面,协助“国家公园”项目发展,确保一线生态保护工作顺利进行。

如今,李冬伟感觉巡护站“宽裕”多了:红外相机不再只有10只,更多的相机点位,极大增加观测到东北虎的成功率;设备也得到了更新,如今影像数据可以直接上传到云端,由科研人员实时观测。

除了科研设备外,陆金所控股还为防护队员们提供了衣物和GPS基站,“帽子、手套、衣服、裤子、鞋,全都有,还有背包、手杖、暖水杯”,有效改善了巡护的条件。

众人拾柴火焰高。推进生态保护工作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共识,陆金所控股还与新华社客户端联名出品一部展现深山巡护员工作、生活的短视频作品。视频讲述了巡护员们的过去和现在,也展现了一线生态保护的“日常”,让更多人了解到东北虎和巡护员们的故事,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发展近况,引发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。

通过提供更多资金、设备、人才扶持,加强宣传教育,社会公众、原住民居民都可以通过特许经营、志愿服务、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等形式参与到国家公园的保护建设管理中,实现对生态环境的“社会共建”。

商业力量作为其中的一环,以绿色金融模式,参与到“国家公园”建立的大事业中,助力当地经济被绿色发展模式重新“盘活”,让生态事业得到更稳健、更可持续发展。

在生态环境保护中,陆金所控股只是小小的一环,却也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

最终,更多爱心企业、社会公众会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。不止在珲春,在全国各地乃至全人类,我们都可以成为东北虎的“朋友”。

(据澎湃新闻)